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五

明 鈕南張 岱著

李化龍郭子章江鐸列傳

李化龍內黃人。繇進士。歷官都御史。萬曆己亥。播苗
楊應龍再叛。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帥兵
三千襲應龍。敗績。事聞。東之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
而起化龍於田間。以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節制川
湖。責三省兵事。化龍至。決策進剿。命東征將帥劉綎

麻貴陳璘董一元等回兵南征五月子章至蜀為諭
苗稭言招慰賊黨十月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
兵總兵劉綎兵亦至綎素有威名然風與應龍交好
人皆疑之於是化龍延入卧內以危言激之引其父
劉顯九絲功為比綎大慟誓以死報國化龍乃騰書
於朝委綎專制而化龍督軍益有次第次年正月黔
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移沅州部署既定大
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三

月劉綎戰九盤入婁山關。為賊前門。萬峯插天。中
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七。白石
應龍率各苗決死戰。劉綎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古
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攻。敗之。追奔至養馬城。與南
川永寧路合。連破龍爪海雲陰固。壓海龍固而壘。海
龍固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
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命總兵陳璘帥師急攻。連
破青蛇固。奪落濛關。賊見勢急。上固死守。每路投降。

文緩我師化龍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毋為所紿虞
綏通賊發檄戒之賊械其人自明而別將吳廣入崖
門聞苦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賊詭令婦人於
園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
廣知其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
八路兵大集海龍園下五月始築長圍更番迭攻會
總督化龍聞父喪詔以練墨視師化龍跣而草檄益
治軍念賊圍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率勁兵壁

其間餘併力攻後園。六月四日，劉繼身先士卒進克
土城，應龍益傷，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酋皆駭
散。無應者，應龍見圍外火光屬天，泣語妻子曰：「吾不
能復顧若矣。」詰朝，我師遂登岡破大城入，應龍舍皇
同愛妾二閨室，繼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
雌鳳，急覓屍出燔中，入路兵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
棟、北龍等百餘人，檻致京師。上御門受獻俘，對應
龍屍磔朝棟、北龍等於市，傳首各夷。甲辰正月，叙平

播功化龍加少保子章晉都御史各廕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使郭子章泰和人隆慶辛丑進士江鐸仁和人嘉靖進士

石匱書曰古來呂將其禦苗與禦夷政異禦夷如逐虎越境則已禦苗如教猱不下殺子則其心不死服五月渡瀘七擒孟獲此武侯之所以大服乎南人也我明之沐黔寧韓襄毅王文成皆用此法是以三百年內苗獍之禍不至大創則輟馭之得其人也李郭

江三中小一意撲滅而播人不敢復反謂與前賢事
有二法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明 劔南張 岱著

顧養謨孫鑛列傳

顧養謨南直隸通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
轉郎中以抗直忤大司農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遷
廣東叅議大寇賴一清等勢張甚謨陟險深入設伏
禽之籍為兵領海迄無警陞副使會閩撫某以苛禮
望謨疏論謨不事調雲南僉事檄讓順寧土官猛

寅侵噬隣封寅懼而歸命尋陞浙江右叅議分守杭
嚴時值兵變人情洶、虞亂譙與督撫張佳胤密計
以汛特調七哨兵出海上命一號將統之捕為首七
人斬以徇諸營皆懾伏臺省推較邊才以譙為首遂
徙備兵薊鎮尋陞食都御史巡撫遼東女直炒花鬼
兒等犯蒲瀋諸堡譙與大師李成梁拒卻之得首功
百餘級明年復糾集北酋諸部睥睨遼陽廣寧譙與
大帥議分兵為二一潛出塞外繞酋營後一當其衝

大擊之酋大敗誠其大酋得首功十餘級上以為
鄂邊特晉右副都御史議言遼左有四難邊長
兵寡餉薄因條上便宜歲增餉銀馬價合九萬有奇
添設復州一叅將蓋州一守備由是邊備聯絡士皆
踴躍敗酋鎮夷堡十方寺斬首四十餘級又敗之於
鎮寧堡斬其號騎三十餘人首首四人無何那林猛
首二首與夷婦為媾國威他部譙欲大創乃以計縻
夷婦并繫其子陰使降夷一人為間引兵出擒二首

斬首五百餘級首窮蹙請降乃釋兵譙撫遼載大
都先簡練士卒而享恤其饑困遼餉不時給軍丁率
以倍息貸于錢餉至則緣手盡譙於市馬時立官市
法以其羨八萬餘金別貯先期給軍丁餉至抵捕名
曰常餉論者謂此法行之數年可省餉銀一歲而繼
譙者輒撓之法遂罷遼人益思譙遷南京兵部左侍
郎倭陷朝鮮遣使乞封貢乃復命譙總督兼經畧時
本兵欲許封貢是臣爭之章日數十上議久不決議

上疏言國家患固不患倭、不能越朝鮮犯中國其
勢不足畏然自古禦夷嘗以順逆為勦撫推恩威而
用之吾為朝鮮復疆土歸所侵掠思立享今倭且歸
命宜因而聽之即不許而姑縻以封號以罷兵為解
紛假虛名紓寔禍無便於此者今言者率稱戰守戰
則不能必得志於倭守則徵兵遠戍歲耗大司農金
錢數十萬疲中國力而受其敵令兩得乘虛而入非
策也臣以中國為全局以朝鮮為局外假令閔前王

而與故王不相下則國內亂不服謀朝鮮即能附衆
立國必得天朝不復有異志此中國與屬國兩利而
俱安之道也疏凡萬餘言奏上與朝議不合遂求去
薦孫鑛自代尋起右都御史總理河道再起協理京
營戎政俱不赴居家日與故舊劇飲為樂絕口不言
生平宦業越數年卒計聞賜祭葬如例謚為人豪爽
潤達無町畦莅官所至獨抗清節餽遺無所受家無
餘藏未嘗為子孫營田宅其臨事應卒斷決如流若

左右畫方圓悉中其款榮當時稱為良將才

孫鑛浙江餘姚人嘉慶甲戌禮部試第一人登二甲進士先是房考述一貢以江陵子副文卷勒紅江陵不悅鑛出一貢門遽怒及之遂停館選授兵部主事改吏部考功司郎中先後佐尚書嚴清楊觀清汰外吏一稟至公凡以素媚進者貶削殆盡召還鄧元標趙用賢等一時名流盡行起用天下想望其風采已遷太常寺少卿陞食都佐院壬辰協吏部尚書陸光

祖外察是歲兄鑑代先祖為尚書鑛引燠出撫山東
時倭陷朝鮮耶廵歷東萊為防海圖說諸所條議備
悉稅宜昇陞刑部侍郎改兵部總督薊遼經畧倭事
會鹵犯鎮武堡督兵邀擊斬首百餘獲駱駝九百餘
疋器械以千計捷聞進秩右都御史廕子使銀幣會
李如松忌南兵邀之噪聚佯言南兵反請軍符鑛倉
卒聽之遂殺南兵數百兵憐嘉禾項德禎出白其誣
得釋者三千人時倭情孔亟兵部尚書石星聽沈惟

敬言主封貢鑛力陳宜戰不宜和又作封貢議以諷
星使使小西飛來鑛疏欲留之母入部議與星忤星
念鑛在必難了封貢事遂奏鑛不宜遣入入倭營以
撓封事有旨回籍聽勘久之倭內潰梟海去總督邢
玠首叙鑛功賜幣乙巳起掌南院尋晉南兵部尚書
贊機務加太子太保子廕鑛念留都重地將脩兵驕
有京營選擇一疏又妖人劉天緒等流布訛言鑛聽
職方張某勦戮不無憂及平民者於是臺省嘖嘖煩

言遂乞休歸。鑛清刻自持，取與嚴執法，果臨事或有偏執，故兩典兵機皆以誤聽功名損於昔時。歸里布袍蔬食，恬然自適。身心檢押老而彌篤，無子不為立嗣。嘗曰：釋迦不以羅睺傳仲尼，不藉伯魚永其持論。如此卒年七十所著有居業編、今文選批評書十餘種行世。

石匱書曰：顧養謙之處封貢、孫鑛之處劉天緒在事後言之，皆以為處置失宜，使平秀吉之據王京而不

死劉天緒之襲孝陵而安成則兩事之失為禍不小
又將誰咎其咎豈故知為將者祇邀天幸其所料事
亦有中有不中耳乃取以為功罪奚可哉

石廬書卷第一百七十五

明 劔南張岱著

宋繡陸光祖孫龍陳有年列傳

宋繡商丘人嘉靖己未進士萬曆庚寅拜吏部尚書
繡老成練達持重有大體初石星代繡為司徒欲整
剔奸蠹以清儲蓄一日與繡侍漏同坐欣然語曰
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若干繡曰不然朝廷
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

處羨盈或生侈心神仙土木之事不可不慮是默然
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
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
何措置言者亦沮上在御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
條陳即曰此奪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衆輿有時
全不動曰此不過欲沽名耳卷而封之于慎行書稱
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繚獨愀
然曰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

及言官畢竟還有做省若一縣不理就如痿痺之疾
全無痛癢無藥可醫夫同列皆歎服此後數十年凡
百奏請一縣留中萬曆之收遂衰人咸思宋繹之言
陸光祖浙之平湖人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
試又十年登丁未進士授瀋縣令瀋故額五十里邑
疲耗不能從光祖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
持盡力良久卒如所請秋潦傷稼涕泣呈兩莖皆以
非時却其贖乃自為䟽上之辭甚懇天子測然下

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
為盜索光祖撫慰之咸請盡力為耳目盜發輒得邑
太學生盧枏富而才忤前令坐大辟者十有三年有
司以其高資莫敢釋光祖抵任立出之枏為謝光祖
曰我仲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
張甚邑有李榮為其私人橫行里中光祖捕置諸法
仲文奉命祠鄖鄖故出魏郊為榮地光祖不為移獄
陶亦莫能中之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緹騎帥炳緣

上寵以要樞引先祖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
嵩稔先祖名語人曰陸君暉我符卿可得七卒不往
會給事中吳時來劾嵩先祖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
考功法中之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
歸遭母喪廬居服闋起祠部郎尋轉儀曹守陵太監
張方進甘露請恩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召
至邸責之曰若儒起而扶率哉官以為榮也進以技
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

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光祖言王樞
離國遠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菲語不足聽 上從
之 神宗生裕即光祖請告廟受百官賀䟽入留中
有頃賜聖母寶鑑中外翕然謂光祖有卓識若此癸
亥調司封郎已轉文選光祖有人倫鑑佐計汰黜惟
尤又憐才持大體如王崇古張瀚等皆挂人齒頰力
爭得無恙淳安令海瑞為上官所排力明其志節得
授戶部主事侍郎朱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首推

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而陸奉常典屬
國果嗽孫御史論其恣橫內儒王本仁申宿憾從中
搆得旨罷免居數年神宗登極起佐南岡政歷遷
廷尉以外艱端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光
祖與江陵同年學善及江陵相光祖引誼規諷甚悉
及奪情遺書諷止之江陵抱憾嗾御史張一鯤論罷
光祖江陵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
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乃獨謂江陵府推非弄權也

且擁扈綢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
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光
祖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為御
史劾光祖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
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己改南太宰先後與大
臣列匡璫張鯨不法狀蒙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
入為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性甲長安御史有所
需不應論其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光祖知其寃

三疏得咸等辛卯夏拜冢宰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跡汰黜不避親故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旨斥選郎王敷等先祖為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東此論列者稱疾不出亡何詔許歸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贈諡莊簡

孫寵餘姚人忠烈燧孫文恪陞于嘉靖丙辰進士除兵部府庫司主事尋轉職方 肅皇帝久痼言事諸

臣屢興大獄舉朝凜、鑕上疏極諫借秦宋為喻
盡札諸不法事壅蔽者華亭叱曰愷也郎柰何輕
批逆鱗哉中人憚 上英察秘不以聞攏移疾歸

穆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卿九年改少常卿右
通政進光祿卿時江陵奪情攏乞休家食讀書陋室
嘯咏自如丙戌召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為御史大夫
更律例多紕盤攏爭之強 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
侍郎改吏部庚寅遷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北是時

事權初歸於政中旨然讓諸曹郎錫俸削籍者踵屬
雖此不動遽除大政不竭內閣道遇閣臣辭者避祖
平湖之意加徑直為新建相張位積不平於是上紀
綱疏意主會推令諸曹公舉上請以杜專擅雖覆議
寢格給事史孟麟上疏申讞議新建益怏閣部遂成
水火癸巳春大計考功趙南星慷慨矢天日曰法之
不行自耕肥始首摘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讞亦處
其甥文選郎呂胤昌者為時論所鄙同事舉疏公忠

寵慨然曰以渭陽不能庇一婦子直是苦心耳自是
部院臺省莫敢庇其私人而城社之黨融會以拾遺
疏與閣臣意相左上責寵專擅奪其俸廷臣魏元
貞顧允成史孟麟相繼辯救上不省寵去志決獨
以權黨二字不可遺後患乃上疏申職掌報聞寵請
益力疏累十上賜馳傳歸踰年寵卒嘆寵者方在事
久之始得卹典謚清簡當三王並封議起諸曹郎岳
元聲等斷引祖訓上封事久不決寵率九列廷爭

之妻江氣奪儲位始定風波震撼中提然為時名太
宰璫去陳有年繼亦餘姚人

陳有年中丞宅李于登嘉靖壬戌進士授刑部主
事丁卯朝吏部驗封司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會
成國朱希忠薨其弟挾巨璫保為重江陵陰主之以
張懋例請贈王下部議少宰某唯、有年按令甲持
之麻江陵擬旨竟王之有年移病或曰不已急于有
年曰不然郎官與宰相殊宰相或忍小就大有年職

司封、外無職矣不得其職吾直吾經、爾竟予告

甲申起稽勲歷考功文選郎當江陵貶有年矣其餘

孽起用名流海忠介家食十餘年久不召特起為南

少宰尋改南御史大夫乙酉擢太常寺少卿丙戌陞

僉都御史繼墨吏絕餽遺簡朴為諸司倡境內肅如

戊子歲大祲有年酌積儲盈縮量出入而均劑之心

獨苦會新安方萬山為南御史入賈人子流言以過

糴糶有年中有主之者遂罷庚寅起原官提督南京

操江辛卯晉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改兵部士辰改吏
部尋轉南京右都御史癸巳轉南京吏部尚書尋改
北有年赴召以二散簾隨郵吏指而歎曰此亦太宰
耶視事止息公署以待漏院見客中貴人必自失各
肅門狀曰公洞潔吾儕許以情白否有年謝曰老諺
非敢為名高第中外一心今朝廷清如止水而大善
手皆佯應曰諾自是片紙無及門者有年持衡以別
邪正數名寔崇退讓為主而司官顧憲成與有年

協力甄序流品汲、引用禁錮諸臣觸忌諱不顧
亡何會推閣臣有年謀於憲成曰吾意已有所屬第
各書之明日合之果符即列王家屏七人以上嚴旨
切責至再竟相陳于陞沈一貫而盡謫司官有年上
疏請宥諸臣不允再疏乞骸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
巍為尚書臣即文選會推閣臣亦六人今元輔王錫
爵是也臣籍餘姚前有所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
本皆繇是推官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皆列

首推今聖諭先名望繼不拘貨品意甚盛臣敢不仰
承臣擬汪家屏等七人皆時望也又繆以孫鑰孫丕
揚為不拘貨品馮琦為不拘品及奉旨通列名上鑰丕
揚削去矣李世達係二十年所推臣安敢違詔下
丹譙讓臣深懼為臣愚劣病潰以熙朝爰立盛事自
取聖明督過臣即褫職且有餘媿皇上獨舍臣而
罪司官臣能覲然已乎疇咨之義自堯舜迄昭代不
廢即先朝卜相不盡繇會推未有以會推為詬者至

臣以為詒此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倘其說遂長使相
臣繇他途進臣罪大矣不允給事中遂中立盧明諷
各疏救亦不允錙中立等扶出之外并削顧憲成黃
縉籍有年哀懇稱病薦上春留有力請益力疏十
四上乃賜告乘傳歸有年歸夫人遣舍人兒送於西
湖索油蓋數百有年訝問故對曰杭隄數椽何恃不
為暑雨計聞者相顧嗟嘆於某年卒謚恭介

石匱書曰冢宰得其人何憂天下不治宋商丘老成

練達其出言多中如李沆范仲淹事後每令人追思
後如陸莊簡孫清簡陳恭介銓曹相繼且十有餘年
公忠顯介為世所欽不亦十載一日哉而復有鐵括
桑雍從中阻抑則世之名賢輩起得盡其用者有幾
人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六

明 叙南張 盛著

王崇古吳光張佳胤梅國禎列傳

王崇古蒲州人嘉靖辛丑進士出鄭端簡門端簡負
人倫鑒為所器重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巨璫參
福縱下為奸利有犯必執三尺分宜當國夏貴溪以
危法具獄而崇古獨不署名出為汝寧太守伊藩驕
恣痛懲左右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間

設方畧戮其魁賊鋒為挫晉副使飭兵常鎮創海防
條議率俞大猷殲倭海岬晉按察司使河南右布政
推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鹵寇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
走之又招降卜兒火三百餘人鹵從榆林潰尾渣梁
殺大將親督勁兵往救之斬獲甚衆晉兵部右侍郎
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二歲中鹵凡三薄塞遣
大將董一奎趙奇等擊走之尋遣雷龍等出長城二
百里至白城子搗破其巢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

勢張甚擲兩省兵平之晉右都御史改宣大山西總督時我叛人趙全卣等據豐州造反號曰板開俺荅內犯駐師於此總兵趙漢提兵襲之縱火焚巢全隨由北徙屢為邊患有把漢那吉者俺荅之孫其父鐵背斃死育於祖母乙刻哈屯為之聘兒捨金女俺荅有孫女許適懋兒都司者復自取之懋兒怒俺荅以兒捨金女償之那吉恚恨其奶公阿力哥扶之南走關入關未歸邊吏不納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命

納之豐館餽飭輿馬大得那吉歡心復疏請于上封
把漢為指揮使俺荅傷其孫南走而乙刻復詔之則
日夜泣目盡腫大舉兵薄城下索取把漢崇古堅壁
青野坐困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險要處相持數日
鹵稍引退即縱兵擊之鹵大創崇古使邊城人語
之曰那吉已予官矣欲取當乞恩懇求何得以兵故
令那吉緋衣金帶揚一壁上示鹵婦感且泣曰天
朝乃肯全吾孫吾且世屬無貳俺荅乃却兵出塞遣

使齋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貢求還那吉崇古要以
盡縛趙全等來易乃致書江陵江陵答曰此事關係
甚重制鹵之機寔在于此頃據報俺首臨邊索要正
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于鹵今其來索
我之利也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
語款之彼早辭效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誓以
數千騎不入吾塞乃可奉聞天朝以禮遣歸但聞老
首臨邊不捨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

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為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惟當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即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擣其巢穴。使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為功也。續據巡撫方金湖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回時。又命自揀好馬。其言雖未能皆實。然老酋抵牾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耻以輕博重。非不忍于諸逆也。乳犬驚駒蓄之何用。但欲挾之為。

重以規利于爾耳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
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
示爾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
券在我然後重與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又據
鮑崇德所傳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
兵自強名雖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為誠款也今必
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逐其巢穴掣回遊
騎然後我差官以禮遣歸其孫若擁兵要質兩相交

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即不然而聊以脅從數人
塞責棄重賤而獲毛賊于國家威重豈不大損今之
議者皆以小首為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
于封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為邊
防利害不在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
誠若彼果出于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
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稽人成功彼若
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

莽在我教世之利也諸逆既入境可即執送闕下獻
俘正法傳首于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邊境
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劫質即斬那吉首示之閉
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夫阿力哥本導那吉來
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
執之以相當斷不可以與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
惟公審圖之遣人走囑營俺答難我先出那吉崇古
勒彼先獻叛人往復數次俺答乃收捕趙全等皆面

縛械繫送大同左衛。崇古始出，那吉命康綸送歸。那吉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勞其妻以歸。既行，次河上，祖孫鳴上相勞，南向拜者五。使中軍打兒漢等入謝疏言：帝赦我逋遷裔而建立之，德無量。願世為外臣，貢方物。崇古又奏，俺答得孫後，上表請封。且言諸首感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通貢開市，以息民安邊，為萬世之利。朝臣條奏，多有異同。江陵一力主之。

貽崇古書曰封貢事乃制國安邊大機大畧時人以
媚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亡久遠之利遂
欲搖亂而沮壞之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議者以
講和示赫馬市起釁不知所謂和者如漢之和親宋
之獻納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為倒懸
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
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一不侔至于昔年奏開馬市
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既驚罷索我數倍之利

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
入貢官為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其期或三日二
日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至于桑土
之防戒備之設自吾常事不以國之貢不貢而有加
損也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
不背況夸狄乎但在我制馭之策自合如是耳數十
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
背盟之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議者獨以邊將不得

搗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機會
故僕以為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乃於文華殿面
請詔之以 文皇帝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事揀付
本兵因區畫八策屬崇古崇古遂條上封貢便宜詔
從之五年三月俺荅貢名馬三千乃封俺荅為順義
王授老把都黃台吉以下都指揮千百戶有差諸酋
解辮髮受封號世于屬國六月順義王執送趙全
餘黨來獻七月己巳 上御殿受國貢行慶賀禮賞

俺荅及其妻子衆首六年崇古復為俺荅陳乞四事
其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其二請貢使入京
其三請給鐵鍋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布段米豆散
所部窮乏仍許不時小市科臣梁問孟等具言不可
許兵部會議順義王印如議鑄給貢使入京必欽賜
筵宴空遣光祿署丞齎賞物就本鎮具給其廣潞二
鍋以銅鍋代之窮鹵之賞不可以久令總督審畫一
之法勿斬勿濫從之萬曆二年北鹵三貢禮成加崇

古少保尋召崇古于邊入協理京營戎政時俺荅既
封其弟吉能亦修貢受約束因貢為市中國以拔布
皮物易鹵馬鹵六利漢財物交易不絕東自海冶西
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近疆水陸屯田悉
墾治如內地所有糧儲歲數十萬石世宗顯之九年
十二月順義王俺荅元遣使吊祭俺荅奉佛惟謹朝
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蓋香燭前引至帳鹵王膜拜
九頻乃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

康僧使宣言果報萬衆環聽羅拜願擊地如萬杵登
登崇古常曰儉首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中國因而縻
之今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國性強變而弱中
國惡變而險鹵性直變為和中國智變而詭將來不
知所終矣十七年己丑崇古卒享年七十有四計聞
詔贈太保謚襄毅

吳允會稽人少英朗不群及長美髯修幹為諸生試
多不利益慷慨自喜持論宏邁人不能測也以例入

北雍嘉靖戊午己未連舉鄉會試授兵部主事癸酉
丁內艱起補車駕厯武選郎中時穆宗馭極巨端
例乞門蔭移牒紛藉至以于蔭父或丐于他姓持例
不予疏請司禮居不上遣人求易疏允收繫其人欲
以遮奏聞司禮俱謝是時允守法名喧庭中武爵訛
濫吏緣為奸更置籍與內黃叅質繇是銓序精允宿
弊一清時鹵入塞並掠盧龍太原京師戒嚴議徵宣
大兵入衛允策曰永平完實鹵飽且速去必不渡滦

水而西以愚計之茲已遁而銳師邀其情可以大
創今徵兵內向坐失機會非策也徒自勞後譯至國
果以議前一日出塞而督臣以入援故緩追賊頻
于寧武得緩轡歸去盜曾一本嘯海上閩師討之以
殲巨捷聞朝論且行賞尤曰海中超忽賊魁真偽未
可辨請覈寔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其料敵奇中類如
此初鄉荐出新鄭高拱門夙以材畧見重新鄭之扼
于華亭也罷去無一人祖道者尤單騎送之執袂而

別遂為執政所憾已出為湖廣叅議時嶺右有古田
之師議調麻陽兵以遏奔潰供餉不貲元曰賊所從
入楚者三道皆徑于土司但諭首委禦寇不過百金
教束事耳從之移河南叅政陞山東按察使飭兵霸
州立保甲塹塗布壘亘木斷道以備盜；馬不得驟
咸屏伏他走久之摧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至則營邊
垣自西海冶抵西陽河東西袤亘千里明年復築外
十三家邊起滴水堦訖于黑漢嶺烽火相接諸陵背

胡無捍蔽每秋防時督府皆從軍駐山後允繇龍門
東達靖胡堡橫絕鹵地三百里建壘其間遷史車部
落屯之陵寢乃固諸帥皆罷徙鹵桀頡嬖吏每貢時
賜物輒抵地上不肯受允思有以懾之市日鹵酋去
塞百里而獵允偕文武四五人騎而出直趨鹵營鹵
錯愕咸張弓挺刃遣人馳告軍門未觀若營鹵乃拜
跪爭獻酥酪遂按行其軍燠乃返總督王崇古以為
允先曰此行有三利悉彼虛實一也彼方恟疑我輕

騎直往使無虞二也。爾常輕我，今親蹈虎穴，彼將震
駭失魄三也。俸首在遠營中，小肯不虞，我未請命則
無及，擅動則不敢，正其智勇俱失之時，不足畏也。索
古歎服，無何爾絕貢，擁兵至塞，要求十三事，將吏請
從之。先曰：「不可。」此賞我也。從之，祇示弱，將生爾心，乃
召之前，為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仍資汝，否則盡我砲
下，言畢，千砲並震，爾馬皆辟，易威，哀籲而去，因定貢
市制度，爾習侵盜，雖款服時，許于市，或潛盜所鬻馬

以去乃令守者持白楮伏伺得盜痛棒而逸之鹵以
為言使對曰暮執賊安問胡漢且執令爾為市而盜
乎鹵聞皆慚沮允居上谷久威信著聞時用不測賁
給諸夷心因而仕之鹵性質得恩賜効死力無異乙
亥遼東以鹵謀大舉聞允亟以兵趨平鹵堡值歸鹵
捲甲重載踏冰而渡師薄之斬溺無算又鹵嘗扶賞
寇邊攻毀鴉鵲砦殺二將軍前師皆奉詔切讓卒以
允謀縛阿都赤等十七人獻詔戮之允嘗言火器之

利可令貢獲失勇初至上谷即造將軍砲百減鹵砲
千二百眼銃萬創爲雙輪小車挽以十八駕二馬隨營
遠涉砲發而車完器成引鹵使至營觀之砲舉若連
珠移時不絕乃噓指去已陞兵部左侍郎總督宣大
先後九年府庾充叔積羨金至十九萬七千二百萬
十五年庚辰回部扈從上大閱進陣圖兵略政命
總督薊遼先是修邊者率嚴隘口而鹵往從山梁
關入至是塹深堦高皆爲堅壁復曹家砦以倚古北

邊守益謨士午率師禦寇把孩于鎮夸堡為覆待之
肉陷伏中斬首功多擢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歷一子
世襲錦衣十戶入掌兵部事數月力請骸骨疏七上
得歸生平負氣好施耻居積俸廩所入緣手散盡家
居十餘歲未嘗入郡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尊重
先輩沒失其故吾不能見重于人敢自薄邪人以為
有體享年七十二而卒計開祭塋如例

張佳胤銅梁人嘉靖二十三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

補滑令滑故三輔名邑也佳胤至按宿績獄決若神
時提帥扶上寵張甚其所遣詞事官校橫行郡縣復
胤一日宴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叱門者曰我
官校也佳胤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遂挾佳胤
至別室出匕首劫之曰予我萬金佳胤佯驚曰我何
所得萬金髯者曰庫有之佳胤復佯驚曰庫金錫賦
長名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
予亦死；等耳寧死國引其頸就刃髯者曰我何忍

殺得金可活汝佳衛乃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帑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書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人賦二百金來時丞簿踟躕儀門外尚謂果官校捕令既得令所書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為叔賊丞進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鉄椎前謁令曰民貧所賦金止此佳衛佯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刎死

羣紳弁者訊服磔於市歲大饑民有故壅糴者佳胤
請于臺子價納諸倉糶以食饑民所全活以萬計
尋擢戶部主事建寧李太宰知之改兵部職方司尋
丁父艱歸三年服除至京師時蜀有吏部缺嘉禾吳
太宰難其人聞佳胤至曰此佳吏部郎也至則補故
官而以積勲即請權相分宜于風佳胤賂不得乃脫
謂太宰曰是子故李太宰私人今太宰亦私之耶吳
太宰持之不得乃遷膳部郎以自解分宜于尚銜之

不置乃假風霾變察諸官僚謫佳胤陳州同知尋遷
知蒲州遷河南按察僉事飭額上兵調雲南提督學
政遷廣西飭大名兵臨為副使分守甘肅尋按察山
西所至有聲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
處軍務兼巡撫佳胤秉傳至九江安慶守與衛指揮
抗以軍合亂一路剽掠道路洶佳胤設計平之上
其事卒逮指揮守得白佳胤受知新鄭寔江陵從史
之佳胤西無所報新鄭去江陵當國知銜之中蜚語

俾聽調用而佳胤請終養奉太夫人歸人言藉一謂
佳胤才可大用江陵心動乃大愧曰吾喪夫此人尋
補南京鴻臚寺卿轉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真
保諸郡未行而太夫人訃至趨歸襄事服除召撫陝
西入改宣府而鹵別部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獨
石口剽掠佳胤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
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佳胤議縱之見狎戮之見讐
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

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首異處矣自誓不敢復犯
然滿五騎明年挾益賞不遂媾段奈台吉銀定倘不
浪數千騎闖入邊有所殺掠佳衛移文責償順義王
而俺荅弱不能制于是廷議有益之賞以羈縻者佳
衛疏謂曩者權在鹵不得不卜彼之欲以全吾之體
今者權在我不必屈吾之體以伸彼之欲即有浮于
漸不可長苟叛而大入臣自悉力制之不效則治臣
之罪慎毋使鹵輕我上曰善鹵既聞佳衛治兵互

相恐乃更還所掠人畜獻馬百六十疋求勿解五市
上謂佳胤處分能惜國勞賜金帛入為兵部右侍郎
漕江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
卒月餉抗營卒遂噪而縛中丞棗中擁至演武場群
詈而數之且甘心焉工部即與二御史往解譬百端
乃已中丞遂出遜于吳興當此時吳楚閩越之卒皆
驕督府驚惇主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難其
人既而曰吾得之矣乃命佳胤無右食都御史出填

漸許以便軍行事佳衛馳至吳興方與吳中丞交代而市民之變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版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後多借貴勢以免僑客丁佐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勿聽意忿曰謂吾曹無爪距耶寧營卒之勿若謀之市猾相搆詛為亂而會佐卿坐他法囊三木以徇市猾相與篡奪之諸亡賴子益麋集行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掠衣裝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

免事聞佳胤亟問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
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佳胤喜曰吾知
所以處矣速驅車去從者惴惴無人色佳胤飲食談
笑自若既抵鎮民行剝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
人且抵臺門佳胤輕輿出諭之曰汝曹毋反則以
天下兵拏戮汝矣且汝必有所苦衆譁曰苦夜役耳
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
聞也者佳胤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即下令

除役衆始叩首退既退而復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
天佳胤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諭之衆裂其檄佳胤
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游
擊將軍徐景星使二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猖
獗極矣雖然非余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為功且贖
罪乎咸踴躍聽命既又呼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
劉廷振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
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佳胤乃約束二

營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三戰三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棘門而丁侔卿在焉侔擇其豪五十人皆斬首梟棘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為鳥獸散去抗人若更生佳胤具疏以聞且請通求下令裁削有司奉行太過徒務虛名不寃寃禍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戎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扶持不知所終蓋陰以諷江陵也江陵雖怯而為之少寬言於上

優詔褒荅佳亂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
生變乃陽好謂馬文英劉廷振曰罪可贖矣予之冠
帶二人意自得揚，群卒間且有所侵侮羣卒大怨
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為功得官而使吾曹尚惴，也
佳亂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乃與兵使者顧養謙謀
俾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文英廷振名屬徐景
星令縛至軍門數而斬之餘皆赦勿治仍呼平亂者
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勩耳且

吾不欲食吾言辟卒咸朕弁唯，既而曰吾曹始能
寢食矣佳胤復具疏聞拜其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
又改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兼理糧餉佳胤
申約束蒐卒乘信實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
雪時遼左與大鹵土蠻近而開原故屬夷逆家奴仰
家奴與之通為嚮導數犯邊，左之大帥李成梁者
素負勇略麾下有強兵佳胤虛心寄之以二奴賊為
急成梁率精騎搗其營斬二奴佳胤戒寧遠自不得

志出必更入須善防寧遠設伏以待而身自搗其營
斬獲酋長屢詔進太子太保錄子百戶進千戶世襲
山海關外夷董狐狸部曲頗衆柴黠多詐貪功者以
遼兵之強也謂薊兵夾而攻之若振槁耳佳胤獨謂
邊警不可開藩籬不可撤得無行而他所陳脩邊諸
策俱報可兵部尚書缺廷推無出佳胤右 上遲迴
久之乃決入理部事當廷審秉筆者為吏部而 上
忽以屬佳胤蓋重之也中貴人驕故以兵部為外府

佳胤多執不之應以是思之臺諫衆而有訖之者賴
主知獨深不為動佳胤以盛滿自抑恒曰功成名遂
而身退天之道也吾家子房非師哉三上書乞骸骨
始得旨歸佳胤為人坦心大度又好客善詩文與王
世貞李于鱗輩以古文相磨礪為中原才子之一著
崱嵫山人集若干卷行世

梅國禎湖廣麻城人萬曆癸未進士為固安令固安
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國禎平氣以待

有中貴捧豚蹄餉令乞為徵負國禎烹蹄設飲邀中
貴并使召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國禎叱曰貴人
債何債而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
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國禎覺之乃復呼貧者前
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予與爾
妻持鋤來雖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
寬汝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貧者聞
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敢徵為之破券嗣是中貴家

徵負者皆從寬焉政成召拜御史萬曆二十年時承
恩反寧夏以國禎監李如松軍進討七月如松統遼
東宣大山西兵會集軍聲大振時總督魏學曾怠玩
掄歸師老無功國禎上言寧夏軍情怠緩攻城軍士
反喚賊徒城上燒梯在城內應者逃至營中催兵上
城莫之肯應有逃出者任賊捉回莫為援救營將被
執上城者營中不知至賊報方覺詔褫學曾官以葉
夢熊代九月如松破寧夏以功晉國禎太僕寺少卿

陰一子世錦衣百戶尋陞右副都御史即以是年巡撫大同時值鹵王款塞國禎以靜鎮之遇華人盜奪物者立置之法夸人於賞額外求增一絲一粒者斷不輕予國禎一日大出獵盛張旂幟令諸將盡甲而從校射大漠縣令以非時妨稼心恠之而不敢言後數日獲鹵謀云鹵欲入犯聞有備中止令乃歎服其深謀遠慮大都類此一日鹵酋忽以鐵數鎰來獻曰此沙漠新產也國禎意必無此事鹵給我弛鉄禁耳

乃慰而遣之即以其鉄鑄一劍錫云某年月某王贈
鐵目檄告諸邊酋中已產鐵矣以後不必市釜其後
酋缺釜來言傷例國禎曰汝國既有鐵可自治也酋
使諱言無有出劍示之酋使叩頭服罪自是不敢欺
誑一言終國禎任北酋震懾龍舌伏無敢跳梁邊民賴
以安堵尋以少司馬召還京卒贈卹如例

石匱書曰古之大將用間用餌變詐百出亦顧其有
利社稷與否身名不計也王崇古之用俺荅吳允之

用哈叱比妓輒以其身為國家安危者數十餘年邊疆寧戢遑恤其他張佳胤梅國禎之羈縻首王亦純用術數卒以成功又安在籠絡蠻夷而必講正心誠意也哉